

女陨星

雪米莉 著



2
2.9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介 绍

绿萍，一个红得发紫、且极有机会问鼎“奥斯卡”皇后宝座的影视女明星，正当事业有成、人生畅意之时，突然祸从天降。她被宠爱的影迷唾弃为“婊子”，“下流坯”……她茫然迷惑，悲痛欲死。

就在她欲含辱自杀、了结生命的危机关头，一个英俊探长拯救了绿萍。且想方设法，千方百计使其振作起来，去勇敢面对人生。

然而，大千世界，人心难测。一个偶然机会绿萍发现日夜思念、急切想见到的英俊探长竟是使自己走向毁灭之境的人。

要知故事详情，请读者诸君去书中探迷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靓女归西	1
第 二 章	影星惊艳	41
第 三 章	丛林绝唱	105
第 四 章	豺狼敲诈	147
第 五 章	杀手毒铜	193
第 六 章	柳暗花明	213
第 七 章	陨星遗恨	240
尾 声		284

第一章

靓女归西

1 在圣心街，“丽人舞廊”的艳名如雷贯耳，妇孺皆知。其实不只是一条街道如此，本城娱乐界、商界、财界以及政界的某些不便透露名姓的要人，谁不把每晚午夜以后去“丽人舞廊”的香风粉云中周游沐浴一圈，当作妙处无法言说的最大享受呢？

听说就连本城警界的缉黄高手们，都对舞廊贩卖色情的传闻眼睁眼闭。是啊，菩萨还是人做的呢，警察一样也有爱慕女色的七情六欲，谁也不能要求他们太过于违逆做人的本性。

这是晚上11点35分。

黄子豪科长在警察局是掌管情报追踪科的重要官员，任何属下向他禀报公事，都须两只后跟“啪叽”一磕，高喊一声“报告长官”，得到他儒雅的颌首后，方可陈述下面的内容。但今晚在美人儿金水仙氤氲的卧室里，黄子豪早已不是什么警界的重要人物；而是金水仙小姐石榴裙下摇尾讨乖的小羊羔。

现在，黄子豪身穿T恤衫，领带歪斜，从陷住他大半人身子的汉堡沙发上站起身，两眼瞪得溜圆，眼角布满饮酒过量的血丝，踉踉跄跄地向翘着大腿，将脚后跟搁在桌上的靓姐金水仙贴去。

“你，你是一个妖精……”黄科长伸出右手食指，颤颤地指着嘴唇猩红的风尘女郎，“我要扒掉你的毛皮，看一看妖精是、是什么心脏……”

金水仙嘻嘻笑起来。她最多不过23岁，但调教男人早已不是生手。她在香港14岁时便被继父强奸。她起初觉得无脸见人，羞辱感促使她两次自寻短见，但继父把她从死亡路上拉了回来。“你何必急着去死呢？”继父看破一切地启发她，“这世道不是为什么高尚的英雄准备的，它也是肮脏与下贱和人吃人的天堂。你以为那些坐在电视机里贵宾席上的人就纯洁、就崇高吗？呸！他们说说不定比我还不如。他们用手中的钱权，不知干了多少狗屎不如的卑鄙事，他们早该死一千遍了……结果他们活得心安理得，道貌岸然。而你这个单纯得简直不值一提的小姑娘却反而以为罪孽深重、赶着寻死……你给我收起来吧！你可以活得暴富，活得把那些坏男人玩于股掌之间，看他们丑态百出，脸皮丢尽。你的身体就是你的本钱，也是你的武器，你可以慢慢报复男人，报复我，以挽回你的耻辱感！”

象一阵狂飙猛浪，继父赤裸裸的愤世之言粉碎了少女心中沉重的廉耻巨石。金水仙一下觉得自己成熟了。其后几年，她在人生的风月场中左冲右杀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没有哪一个男人不在她衣裙下俯首称臣。

她检验了自己的力量，明白了女人既是一切男人的玩物，但也是男人头上的女皇。

两年前，她偷渡到了这个岛国。她在行前的辞别酒中下了毒，将懵懵昏昏的继父送上了西天。

她在一个国际卖春业组织当地分支机构的安排下，悄悄住进了“丽人舞廊”。

她的老板给她起的艺名叫“金水仙”，她那一身荔枝蜜一样细腻微黄的亚洲少女皮肤，无愧于这个响亮的称号。

她和舞廊里其他没有本地居留证的黑色卖春女一样，凭本事和心机吃饭。她的名声逐渐在当地主顾口里私下传开。她把她的同行统统比了下去。她给丽人舞廊带来辉煌的声誉，使圣心街上其余几家夜间娱乐排档的生意相形见绌。

在她那儿销魂行乐的有西洋水手，商界巨子，影视歌星。黄子豪是警界的代表，金水仙对黄子豪之类的男人是有所要求的。虽然黄子豪体形消瘦，缺少骑士般的雄性魅力，但她明白，无论如何，她是不能开罪于他的。她宁愿在10个政界要人面前端足架子，漫天要价，也不能在豪仔之流面前胆大妄为，因为，豪仔握有将她驱逐出境的生死大权。

“哎呀你要死啦！”金水仙亲昵地骂贴上来的黄科长。

“喔，”黄子豪也斜着眼。

两条手臂从金水仙颈后搂住了她。

“豪仔，你慌什么……”金水仙左右扭着身体，象一条滑溜溜的海鳗。

“啊！”金水仙做作地呻吟一声。“天杀的豪仔，你把我弄

坏了，有人要你的命。”

“就是、是、是玉帝和阎、阎王爷驾到，我也不、不怕。”

“寿哥来了！”金水仙一声喊。

这一声真灵，话音未落，黄子豪已倏地一下反弹起来。

黄子豪明白受了骗。他左右环顾，粉红色的灯光，半明半暗的豪华卧室里，两面墙上嵌的硕大玻璃镜中只映着他 and 地毯上的靓妞。

他一脚踏住金水仙：“你觉得寿哥比我威猛？”他装作无所谓地说，“你在想他？”

金水仙止住笑，“看你说的，”她向他亲昵地挤挤眼，做一副天真的假相。“我想你还想不赢呢，哪有工夫想他那个烂仔。”

“此话当真？”

“哟，黄大哥，我什么时候哄过你了？”

黄子豪收回脚，“这还差不多。”

“求你手下留情……大哥，我不是在败你呀，其实我怎么不明白，凭他寿哥在黑道上混日子的身份，如何是你们警察大老爷的对手？”她爬起来，假向黄子豪，顺势拉他一起坠入沙发。“你想想呀，黄大哥，他们是看见你就要躲的人，他们再威风，也只有月黑风高时，出来干些偷鸡摸狗的事。哼，哪有黄大哥你，制服穿着，全身披挂，顶着红头太阳，劲猛威风地当街一站，是人是鬼，都忙着给你躬腰作大礼，问安请好呢……他寿哥算什么，出了大事敢来护我吗？不敢。而你，只要你还珍爱你的金水仙，你就可保我在这方地盘上搵食，没人能把我赶到海里去……黄大哥，”金水仙话语里含着撒娇带

嗔的喉音。“唔……大哥，你笑一笑，你别拿这副吊颈鬼脸吓我好不好，唔唔，我有心脏病呢……”

黄子豪在女人甜腻的话音宽慰下，情绪转为亢奋。他的手不觉又缠住了金水仙的后腰，指头急迫地寻找着睡袍的腰带，“哗”地一下拽掉了它。

“寿仔他今日绝不会来吧？”

“绝不会来……”

“小猫咪，不要再提那个烂仔，有我黄子豪在，你就放心大胆在圣心大街搏你的世界。我能保护你，只要你，跟我，看谁敢、敢动你一个指头……”

没有比金水仙更懂得驾驭男人之术的女人了。她在本地的主要保护者来之于白、黑两道，白道是警察局的黄子豪，而黑道的就是“白狼帮”的首领寿哥了。

这两个男人，都是金水仙这类女人的衣食饭碗，得罪其中任何一方，她就可能被扫地出门，猪狗不如。金水仙明白其中厉害，她要设法笼络住他们。她深谙男人对美丽女人的心理，她知道男人都希望世上的漂亮女子皆为他一人而备，而女人若要赢得男人倾心相护，也必需做出一副只靠一人，舍此不从的忠贞模样。

这是事情的一方面。

另一方面，金水仙也很知道男人的短处。男人是天生薄情郎，只要他认为猎物到手，无丢失之虑后，他便会逐日兴趣淡薄，而将狼样的眼光，投向新的尚未到手的女性。

如何使对女人有用的男人永远对她的佳丽心怀激情，矢志不二呢？这就到了考验女人的心智和手腕的时候了。而金

水仙是此道中之高手。

她的战术其实极简单：利用男人之间天生的妒嫉。

她在黄子豪面前有意要提到寿哥，同样，在寿哥面前她也会装着失口般一下滑出“豪仔”两字。她将妒火在男人心中点燃，让他们明白眼前存着强有力的竞争敌人，而这个可人的靓姐究竟鹿死谁手，似乎还无定数。

然后她又在狂怒的男人面前贬低敌方，申明好女不事二主的真挚，赢得男人的一腔情爱。

男人为要战胜敌手，便会在女人面前施出浑身解数，以证明自己不管是心智或能力上，均胜对方一筹，以此拢住女人的芳心。

而女人便在他们的竞技中获利。只是别忘记一点，若要不同的男人永远忠诚于自己，就需将挑动男人相互嫉恨竞争的小把戏，永远小心翼翼地演下去。

当然，绝不能让两匹在这黑暗中摸索着暗斗的公狼一朝见面。金水仙明白，如果寿哥和豪仔不期而遇同时出现在她的粉色卧室中，男人们敏感的心会深受伤害，他们会先后抛弃了她。

所以，黑道上的寿哥要来便来，大大咧咧，仿佛金水仙是他的明媒正娶的正房妻室。而公家人的黄子豪要拜望她时，她却格外小心，一定得预先打探确切寿哥当晚必定不会造访“丽人舞廊”了，才会用电话给豪仔的公事房传去消息。

豪仔毕竟是公家人啊，金水仙知道，公家人脸上都戴着高尚的面具，他们不敢轻易撕掉它。

这时，黄子豪已扒光自己身上的衫裤。

“你这个、妖精……”他发疟疾一样颤抖着嘴唇，牙齿敲得格格响，脸色苍白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外面小客厅的门上响起了两记不轻不重的敲击。

“谁呀？”金水仙从黄子豪干硬的裸肩后伸出头问。

“我！”声音如咬钢嚼铁，叫人心惊。

寿哥！！

仿佛一瓢冰水劈头浇下，两个男女被冻在原地。

寿哥带着手下两个红棍马仔进“丽人舞廊”时走的是后院安全楼梯，因此前边大堂中的侍者都不知道。

只是在七楼的楼梯间里碰见一个舞娘，她被一个半醉的嫖客从颈后拉开绸衫，灌了一脊背香槟酒，正嘟囔着回房换衣。她被从拐弯处出来的寿哥撞了一个趔趄。

“眼睛挨炮子打瞎啦？”舞娘倚住墙壁小声嘀咕，“又不是奔丧。”

没提防被寿哥听见了。寿哥停住脚，笑吟吟地转回头：

“你在念什么歪嘴巴经，婊子？”

“对不起大佬，”舞娘自认倒楣地陪上笑脸，“我怨自己走得慌张，挡了大佬的路。”

“识趣就好。”寿哥伸手抬起舞娘的下巴，一下眼露凶光，“否则我找人抬你到大街上，当众要你的好看！”

舞娘吓得五官变形，连声告饶：

“大佬你不记小人过，不跟小人一般见识。大佬你饶了我吧……”

寿哥放掉舞娘，疾步走开。

舞娘瘫在原地，心脏跳得要蹦出胸腔。她记住了凶煞般的男子有一副赤红的刀条脸，鼻梁直而硬，眼睛炯炯有神，发出的冷光能穿透你的五脏六腑，叫人终生难忘。

她看见他们停在E座门前，她知道E座住着这里的王牌靓妹金水仙。

呸！舞娘在心里恨道，一个烂婊子，靠上些野马烂仔又怎么样。终有一天他们会让你完蛋。

不过她明白她其实还是极羡慕金水仙的福份，瞧那两个马仔，一人拎一个大硬壳提箱，不知又给那个卖肉的婊子送什么时髦的东西来了。

最先在卧室里清醒过来的是黄子豪。

“糟啦！”他啪地一下跳起来，“怎么办？他妈的你说他绝不会回来。”他咬牙切齿，看样子恨不能生吞活剥了面前的女人，“结果你他妈骗我，好啊，你要我的好戏看……你他妈快想办法！”

金水仙脑子里一刹那成了空白，她清楚地记得她与寿哥通电话的情形。寿哥说他晚上有“活儿”干，叫她自己保重，早早歇息。她说她一定要等寿哥，她为寿哥准备了一瓶窖存97年的法国波尔多红葡萄酒，这可真值3万美金一瓶啊！是一个石油业富商送给她的。不过她没把后一点告诉寿哥。但是寿哥不为她的莺声燕语所动，又重复了一遍晚上不光顾“丽人舞廊”的话，就道了拜拜。然后才有她金水仙给黄子豪放信，然后才有两人此刻的狼狈相。

可是世界一眨眼变了样，寿哥一个回马枪杀到这里了。

不管是什么原因，的确最要命的是如何把黄子豪安顿好。想想看，堂堂警察局的科长，黑社会分子的天敌，却被自己的对手堵在一个以皮肉生涯为业的妓女的小巢里，警局官员的脸往哪儿搁？如果被人捅到新闻媒体那里，他的前程还要不要，饭碗还保不保得住？女人是最容易被突然事变震惊的，但往往也是最先一个镇静自若地拿出主意来的。金水仙从沙发上一跃而起。

“你，”她指住黄子豪，“什么都用不着现在说，保险要紧。”

“你叫我怎么个保法？”黄子豪哆嗦着手臂往腿上套短裤，半天蹬不进脚。

“喂，”外边又在拍门，“你在干什么啦，有野老公吗？”

“就来就来啦！”

金水仙答着话，跳到壁橱边，一把拉开橱门。

“快，快进这里来。”她叫黄子豪。

黄子豪呆愣着，短裤还在脚颈上。

金水仙跨过去，一把将他推过来，顺势塞进壁橱里。

黄子豪已经成了可怜的小鸡，一切听似乎很有决断的女人安排。

“我，我在这儿藏多、多久？”他颤声问。

“或者五分钟，或者整个晚上。”金水仙敏捷地把男人留在地毯上的衣衫全数抛进来。“总之你别弄出一点声音，只要出一点声音，你就完蛋了。”

“观音菩萨……”男人绝望地祈祷着。

金水仙把橱门“砰”地一下关死，风快地刮进卫生间，把一条厚绒浴巾当胸一缠，拧开水喉，掬了一捧水，“哗”地洒

满全身，然后跑进小客厅，来到门背后。

“寿哥，”她问，“是一个人吗？”

“三个。”

“哇！”她让惊叹飞出门外，“我正在洗澡呢。”

“他们会呆在客厅里，”寿哥在门外不耐烦了，“我们两个去卧室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金水仙温软地答应着，抽开保险栓，放寿哥进来。然后她一路小跑，踮着脚尖，优美地旋进小卧室，她预计寿哥在门边看着她袅袅娜娜的身材，火气一定会消掉大半。

寿哥偏偏头，示意两个提大箱子的马仔坐进小客厅，随后复又关死了门。

“你们等在这儿，”他吩咐两名部下，“我不给信号不要进卧室。”

“是，顶爷。”

寿哥走进卧室，把门在身后关住。

寿哥起先没动身子，只盯住金水仙的眼睛看，他对自己的眼光有十分把握，底气稍差的人，是顶不住他目光里那股冷硬的凶气的。

可金水仙毫无异样，眼睛一眨巴，唇边绽出一个寿哥十分熟悉的媚笑。

“我的大佬地，”金水仙边撒娇边将身子往这边偎。“还不快脱了衣服冲个澡。那瓶波尔多葡萄酒……”

但寿哥打断了她的话。“你今天晚上在干什么？”他晃着下巴发问。

“瞧寿哥你说的，”金水仙美丽的大眼里满含情欲的火焰，
“我在等寿哥你呀。”

“几个人等呢？”

“几个人？”金水仙摊开双臂，“寿哥你是怎么了，你还想我叫几个姑娘侍候你？”她大眼一眨，两颗清凉的泪珠适时滑出眼眶。“寿哥，我对你的情份怎么样，你半夜睡不着可以扣心想一想，可你还当着我的面，说要别的女人相伴，你是当面拿刀子戳我的心呢，寿哥……”她抽泣起来。她知道自己的哭声有一种令铁血男儿也心软的元素，她百试百中，从未有过失败的历史。

可寿哥根本不为所动，金水仙发现，寿哥那对犀利的眼睛，正慢慢滑过她的脸，移向床边茶几。

她跟着他的目光移过去，一下子，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

两个酒杯，放在茶几上。还有一根男人才抽的哈瓦那雪茄，一只手枪状的镀金打火机。

寿哥的眼光又回到她脸上，“你一个人等我？”他似笑非笑，语音中包含的意思无法捉摸。“你有同时用两个酒杯喝酒的习惯……还抽古巴雪茄？这些嗜好过去没在我面前表现过。看来我们相交不深啊。”

“寿哥……”金水仙无法不真正地带上哭腔了。“一个日本玩具商来坐了半个钟点，我很快就打发他走……”

“是啊，”寿哥点头同意，同时慢慢踱步，可能还走得不远呢。”

他忽然以飞快的动作抓过壁橱门用力一推，紧接着以发射火箭般的速度往里狠狠地踢进一脚。只听一声惨嚎，赤身

裸体的黄子豪捂住小腹，“轰隆”一下栽在地毯上。

寂然无声。令人窒息的安静。

各种材料刮风一样掠过寿哥的大脑。他是专门来找金水仙算帐的，但却不是因为她与别的男人睡觉的事。“白狼帮”一个月前在投机一项地产生意时失风，白白损失两百万银纸。后来打听到了，是有人将这边的详细折买计划统盘告诉了“白狼帮”的生意对手，使得人家先行一步，占尽上风。今晚，是已在对方高层失宠的一个决策人，向寿哥出卖当时泄密真情的约会。寿哥如约给了那人十万银纸，但买到的消息却使他惊疑长久，原来当初向对方出卖情报的人，就是令寿哥恩宠有加的金水仙。

事实果真如此吗？寿哥半信半疑。

但那人十分肯定。他说出他们的一个“副大路元帅”与金水仙勾搭成奸的具体时间地点。他说金水仙透露，“白狼帮”商议那个计划时就在她的小客厅，她当时在卧室里等待寿哥完事后睡觉，她把他们的计划底细听了个一清二楚。当然那个副大路元帅一表人材，相貌英俊，对金水仙猛施情场恩爱，使金水仙为之神魂颠倒，愿托终生。但副大路元帅当然也只是逢场作戏，情报到手，留给金水仙一笔“咨询费”，就不辞而别，叫金水仙好长一段时间都引颈翘望，芳心悬念。

约会结束后，寿哥对金水仙的情义也结束了。寿哥是那种男人，他对任何事情都有斩有杀，拿得起放得下，对感情之事也不例外。他在“白狼帮”能坐上顶爷的高位，也全凭了这副决不拖泥带水的果决个性。金水仙曾给他许多快乐，她那一套功夫，可说是出类拔萃，一般妓女难以望其项背。

可是她竟能出卖他。尽管是受了对方所谓“白马王子”情感上的欺骗，但可以看出，她决非一个靠得住的女人。

对了，她还时不时半开玩笑地漏出警官“黄子豪”的名字，寿哥都当是女人玩的小手腕而一笑置之。现在看来不能掉以轻心，说不定哪一日黄子豪真从感情上俘虏了她，她就会出卖“白狼帮”更多的利益。

她死定了。寿哥做事就是要走极端。

就在今晚下手。当然，她死前可以得到寿哥对她的最后一次抚爱，她可以死个明白。

但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里竟碰上警察局的情报追踪科长。

更没有想到的是金水仙还企图把精明强悍的寿哥当猴耍。

那么，对金水仙的最后一次抚爱将终止，也没有必要告诉为什么要送她上西天。

她只配死成一个糊涂冤鬼，别无选择。

寿哥独自冷笑了一声，拿起茶几上的雪茄，咬掉塑料封口后，用手枪打火机点燃。

地上的警官哼起来，看样子刚才那一脚差点要了他的命。

“嗯，”寿哥点点头。“不错，请你把地上这头脏猪扶到床上去。赶快。”

金水仙一切遵命，蹲身把黄子豪的一条胳膊搭在自己颈上，然后一使劲，半抱半搀地把干瘦的男人弄上了床。

“好，”寿哥夸张地拍拍手，又吸了一口雪茄。“现在，正事开场了。你，婊子，把这头脏猪的下水给他弄出来。”

金水仙象没听懂，呆呆地，两只眼盯住寿哥，也可能是想用一种天真稚拙的可怜相换得昔日喜欢她的男人的同情。

寿哥踱到金水仙身边，也吸了一口烟，猛地把雪茄红红的烟头按向女人雪白的左肩。

“嗤——”一股青烟升起，伴随女人撕人心肺的惨叫。

“我的习惯是，好话不说二遍。”寿哥又将雪茄吸得红红的，“我数两下，——”

话未落音，满眼含泪的金水仙已象一只受惊的小鹿，跳向黄子豪。

“婊子，把臭警察的下水统统揩在床单上。”

他快步走过去，一把抓起黄子豪，一记又快又狠的右直拳，把他打进壁橱。“就在这里办一辈子公事吧。”他奚落道。然后拉上壁橱门，将门锁死。

现在该轮到她了。转身向金水仙时，他想。

“去浴室里等我。”寿哥让唇角挂上一抹笑，他自己明白他是在讥讽金水仙，“我们两个来洗鸳鸯澡。”

女人的脸孔霎时被一种希望之光笼罩，升上腮部的红晕使她显得娇媚引人。她站直身体，向卫生间趑去。走了两步，忽然回头。

“寿哥，”她带着哭腔，“你原谅我了？”

寿哥把雪茄放进香槟酒杯，温和地挥挥手，“快去。”

他看着女人进去，听到她拧开水喉放水的声音，接着是丝丝袅袅的蒸气从没有关严的门缝后弥漫而出。寿哥凝想了两秒种，最后肯定了所要进行的步骤，然后他脱开了西装上衣的第一个衣袖。